



星湖僊説一

人事部

原書十七

共九

1489



行 1483
號 1489
卷 17-4

星湖僊說

人事部

乾龍始承	節日上墓	愁牢
道說	養材木	緇體服
禪服	已亥邦禮	帝王蒙養
武臣講經	西北武士	四館
城主	飯饌有量	大報壇配祭
紅紙題名	鹽鐵論	力田科
監司八朝	造說	納羣言
職吏	李大溥	江都王建

星湖僊說

讀誦課程

什一賦

保甲

人情國

錢官

民志趨向

荒政

詞科

仙佛

七克

魚鱗圖

遠慮近憂

倭知守城

直搗馬島

提督不知兵

大邦人物

忠臣殺身

諫官無帝

微官無辭

先蠶

水旱報祭

奇拜

义手

嫁母

同姓合宗

醉侔杖民

晚達

書院

埋廟社主

趙玄谷

靖康柔福

上元燃燈

科場易書

光海識體

備邊司

母憂掌試

奉使貿易

三國演義

聖廟從享

鄭一蠹

貧者士帝

胥吏陞黜

殺人法

先歐者出錢

蕩平

南藥泉疏



星湖僊說

人事部

乾龍始豕

大明黃尊素有言曰乾六龍一亢則始豕至始一豕躑躅則坤
玄黃至不務艱貞用晦敦復埃其可幾乎讀此竊為靜庵先生
三歎

節日上墓

東俗四節日上墓享祭晦退諸先生亦遵俗行之寒食即天下
之通俗其餘皆未古聞高麗之制大夫士庶家四仲月正祭外
如正朝端午仲秋宜獻時食又俗節上墓許遊舊時寒食者亦

為上墳之日而正朝等三節則廟與墳俱有事也高麗亦有所
本按東史新羅儒理王十九年首露王立至仇衡十五合四百
九十一年法興王十九年仇衡降于新羅初立始祖廟於首陵
之側享祀必於孟春三日七日仲夏重午仲秋五日十五日逮
仇衡失位有英 于奪廟享而淫祀當端午致告梁壓而死後
奎林繼世年八十八而卒其子間元續而克禋端午日謁廟之
祭據此端午及仲秋十五日上墳自駕洛始而端午為尤重也
首陵者首露王之葬地立廟墓側而祭則廟與墓之祭初無別
而後來高麗之制許立宗廟仍許並祭兩所夫廟與墓近者終
撤於此而又設於彼涉於褻瀆其遠者或子姓單子則一付諸

婦孺滅獲之手可乎蓋古享墓無定日惟有新禱則祭禮所謂
墓大夫為尸是也古人好鬼神其事亦繁凡有事皆禱孟子謂
墻間之乞者日日醉飽可以驗矣家禮惟用三月上旬而朱子
十月朔朝懷先壠詩云饋奠失茲時是必家禮有漏也家禮成
於庚寅詩作於癸酉家禮之後於詩十七年而語類亦有十月
上陵之文朱子之所嘗祭也無疑然擇日亦似有妨今依程張
及韓魏公呂東萊諸賢所定以寒食及十月一日斷行抑未有
害也此兩日者橫渠謂物生物成之此又未必然寒食者龍忌
也龍者指大火心星也古者火出之時必有火災據春秋傳可
知也時則禁火人必先具酒食仍為宴樂之節或謂為介子推

焚骸者妄矣若然豈有二月三月之不定其日耶十月一日說者謂起於秦陵者近是通典云三代以前無墓祭至秦始起寢殿於墓側秦以十月為歲首宜有祭也鄭愚伏先生云十月一日為朔祭不若改從上丁其言亦合理

愁牢

方言以車為愁牢亦以端午為愁牢此自遠古至今不變也新羅文武王庶弟車得公微行至武珍州吏安吉家謂僕京師人家在黃龍皇聖兩寺間名端午也國制每以外州一人上守京中今之其人也安吉當次上守訪兩寺間端午之家人莫知者有老翁曰二寺間殆大內也端午者車得公也云云車之稱愁

牢亦久矣在今之世其人之役亦供給大內日用之物者其原亦自新羅流來也彼方音者不過一時之俚語本無義理尚如此傳遠則其人之事宜其轉為後弊而不可卒革也愁牢二字詩家亦可押為韻語

道說

道說者靈岩人歿于光陽之玉龍寺年七十二唐光化元年新羅孝恭王二年也今輿地勝覽靈岩之崔氏園記及光陽之玉龍寺碑詳載自興德王二年丁未至孝恭王二年戊午為七十二年王太祖已為鎭原郡太守又為四年道說始歿王太祖在位二十六年壽六十七時後晉天福八年癸卯也生於唐乾符

四年憲康王三年丁酉也史云王太祖未生前一歲道誥至奉書未來統合三韓之主年十七道誥後至告以出師置陣地理天時之法至是弓裔授太守之職則是時年十九而誥之來告纔數歲矣王龍碑云宴坐忘言三十五載何其誣也二十年間千里飛錫再至松京寂滅之中機關暗動一替一興扶樹祚業亦異乎無說之說無法之法矣師姓金或太宗王之庶孫其曰食瓜吞珠恐皆謊說

養材木

國法山腰以上不許墾田為養材也近世法弛此不但材木之不足鑿開崖谷兩潦崩汰溝渠淤塞田畝敗壞前時山溪之間

種種泓渟今開澱平而山無蔭濕此所以易成旱暵之灾也惟宜有山則有厲禁察其勤慢加之賞勸方是養生送死之無憾也且古人為人樹櫨為葬具如蒲圃六櫨之類是也孟子謂舍梧櫨而長楓棘者為賤塲師楓棘者喪也食實而材不大樹棘食實亦善矣然而賤之者梧是棺材而櫨是槨材故譏其取近效而無遠圖也古之務實如此梧之為材樹之五十年恰為送死之具培樹田塲終受厚利蓋無慮及此者余等室于先壠之下家姪有心力能養樹於數三岡十年之間翁鬱叢林葉資灶爨材需及時澤及於村閭者不少余謂此不過撮土之地其惠如此苟有居上位而以民生為念者德施之普豈可量哉今日

無可措手則多見其不智矣

繼體服

古事難考雖大賢亦時有所漏而因成不易之典則害矣 明廟之喪退溪先生論恭懿殿之服定為無服竒高峰時以遠接使從事在闕西以書質之曰母為長子齊襄三年東晉孝武太后李氏為孝武三年服宋武蕭太后亦三年服也兄弟相繼者既以繼體之重而持子之服兄后之為之也亦如母之視子當持重服先生荅李仲久書云自得明彥書愧汗浹背三日不止蓋始見通典等書知歷代有繼體之服而云然也然其說大有可疑李后之於孝武蕭后之於武帝皆母為長子也母為長子

三年雖匹庶皆然恐於此引不得矣必得非母子而繼體者然後方是可證此高峰未知深考也宋太宗上繼太祖而通考云服三年以重君臣之義又云臣為君斬古未嘗改也凡為天王斬五屬皆然高峰所謂非義服者何據而云然子為父正服三年臣為君義服三年禮義昭然非可誣也晉康帝為成帝杜后服期小君服也晉孝武時褚后崩后於帝為從嫂博士徐藻議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則其父屬乎君道者妻亦后道也於是帝服齊衰蓋后之夫既屬乎君道故君之妻小君而已更何處討母子義者嗣君既不以母道服之則兄后獨可以子道視之耶由是兄弟繼序則視母后為祖母兄后之喪散髮如

子道皆自高峰錯說始也然則如之何其可也禮諸侯之子嫁於諸侯則不降天子之子嫁於三恪則不降謂其尊同也既為嗣君則亦尊同也尊同則當泛家禮服小功也所謂天子諸侯絕期於此說不得矣退溪又答曰高峰書云若謂以緇體為重不可不服則當用家禮小功不必避家禮而初為無據汰哉之說也此論不可易

禫服

朱子之訓經至細至密亦或有未詳處其註檜風素冠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黑經白緯曰縞此因古疏而不改也按孔氏疏已如此而引間傳註為證考之間傳則大祥素縞麻衣禫而織

註云縞冠素紕既祥之冠黑經白緯曰織也所謂黑經白緯者即屬下句織而非屬上句縞也此分明是孔疏之誤引而朱子偶龍不謬不察也一字失考疑若不甚害理然家禮以黻紗幘頭黻布衫為祥後禫服因書儀也夫練陳練服禫陳禫服宜也宜有祥陳禫服之理縞白絹也禮制甚明祥而黻色元無所本書儀如此朱子泛之何哉詩古疏今註皆以黑經白緯訓喪冠之縞則或者温公朱子但依此為之制也然則此禮孔穎達為之作俑而不必遵用也由此而至退溪高峰之際皆遵而不變宜不害義至金沙溪引韻會謂織白經黑緯與黑經白緯有別此甚可笑沙溪又引丘儀及國朝五禮儀以白色為祥後之服於

是成俗得之矣

已及邦禮

眉叟許相論已及邦禮其大義雖得而考據不審如辨不貳斬則云婦人為夫斬又為舅斬古者婦人從夫降一等豈有舅斬之禮為舅斬即劉岳魏仁浦之謬也其可引而為證耶凡儀禮惟喪服一篇為子夏傳其註者鄭玄也疏者賈公彥也周禮亦然如禮記則鄭註孔穎達疏也今勉齋續通解類分為經傳而孔賈二疏不可混也許相之書或以鄭註為子夏傳孔疏為賈公彥或以疏為註徃徃誤書此不過一時照管不及宜考而正之也尹則有母后為嗣君斬衰之說橫渠固已有此論也通典

亦有之然子無臣母四字可以斷其非也乃以綱目魏太后馮氏弒其主弘太后胡氏弒其主翊為證然下弒上曰弒母於君非下也若君殺其母后則亦當書弒此豈可以上下例之設或上皇殺時君則亦將何書如英宗復辟而景泰崩其事可疑諺曰烏糝離枝梨實便墜雖曰不為烏啄人誰信之若爾則執簡者書曰上皇弒其主可乎君之於母后稱臣於上皇亦稱臣而母后上皇之於時君不然則彼君而此臣也君之殺臣豈涉於下殺上耶夫所謂帝王之與閭巷不同者以臣民視上莫非至尊也帝王亦有父子嫡庶之分若其尊同之地未見有與閭巷異例通典云庶子為後不得全與嫡同庶名何由得去可見尊

同則與閭巷無別也閭巷之間有曰子弑母者矣其有母弑子者耶彼魏之弘翊恐亦同義綱目既是可疑尹氏舉以母為子服斬之證則轉誤矣故并論之

帝王蒙養

易曰蒙以養正凡人皆然况帝王乎師傅之進退有時而宮妾之狃習成性不可不念古今惟程叔子言之其上太皇太后書曰朋習之益最為至切故周公輔成王使伯禽與之處真廟使蔡伯希侍仁宗乃師古也乞擇臣僚子弟十歲以上十二以下端謹穎悟者三人侍上左右所讀之書亦使讀之辨色則八昏而罷歸常令二人入侍一人更休常情笑語亦勿禁止惟湏言

語必正舉動必莊日至資善堂呈所習茶講官常加教勸使知嚴憚今或世子幼少宜遵此說使宰臣舉閭閻大夫士子弟端重有名者取其與嗣君年相近若干人主上親閱簡拔更日直宿其八也講官必先使隸習舉止言辭俾為相觀之善則豈不大益哉

武臣講經

今也文臣有試射而武臣不試經文臣為將任而武臣不得為文職杜預之兵謀宜尚而卻縠之詩禮可廢耶說者曰武臣元無其才也此導使之然也若擇其可堪者而許之或將有才行優於文臣矣是以今之武臣以才與行為脫履以其無所裨也

然則其鄙恃猥屑固無所不至矣武臣之騎射不過偏裨之才也是以項籍不學弓劍而先兵法今則武臣不但蒙昧儒經亦全棄武書如是而其能為萬人敵耶余謂依文臣殿講例武臣亦試武經其通曉者揀拔而用之其願講儒經者亦許之擇其與文臣並者授之文任則可以養成將帥之才且稍變其鹿悍之習也昔漢武帝令羽林通孝經唐太宗使飛騎受經意實深遠不可忽也今之將任不過世閱綺紈之家而武經文字視之度外何以謂將才自古猝當危亂則敵愾大功必出於麾下偏裨所養非所用故也況今之任人每下也耶文與武等也紫貂白狐製以為裘壓管蒼蒯編以為篔簹美惡雖殊適用則均繡戶

洞房則簾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如篔簹文武亦猶是也今之時敵謀少熄文鵠而武蟲噓天尔警則武螳而文蛭斥時之嘔濡其能洗積歲之睚眦乎雖有絲麻無桑管蒯其此之謂乎

西北武士

今世武科出身遍於國中如西北諸道不許清路故士大夫迹所不及俗皆魯莽惟習射藝登科者無數而無所用之也我邦漢都居中西北三道半之自松都以外枳塞三百有餘年其故何哉意者勝國之時平壤為西都為巡行常留之所設文武班視同畿甸及聖朝受命自松都以外如殷之頑民不肯歸服而然也不然彼本三朝鮮高句麗遺墟而何其寥寥與他道不

相侔耶此以意可斷也周公之處殷頑固自周詳何可以割域
內之半任棄而不取乎怨憤之積勢所必有也壬辰之亂自畿
以南義兵之興不可盡數而西北三道蓋無人焉當時北路有
執王子大臣而投賊者矣 大駕西巡蒼荒艱難當時其無惡
逆之生心亦幸矣自壬辰至今日中間有甲子丁卯丙子三亂
西北邊之人只拱默觀變而已此人情大可見我 太祖回軍
之後即以義州人張思吉為密直副使以慰邊人義州地接遼
東思吉以土人代父為萬戶悉諳情狀故特加褒獎 聖祖之
遠圖如此也余謂文臣之尚闕閱已為蠹故武臣之門地高下
又何所裨時平待之之薄如此其可責忠於板蕩之際耶今若

使外邑聚武科入試才如有通曉七經及妙習方馬者拔其尤
升之監司監司又拔其尤升之京師如塾庠序學之制與闕閱
武士並試之取其能而舍其劣自偏裨至於將任為樞定遷轉
之路不使形勢者接棄則民心大悅矣况松都遺民皆為王氏
守節固窮之後裔其俚俗向背至今徃徃有可驗距京師咫尺
之近而榮悴頓別臨津一帝便成天塹此事之不可究慮余故
曰今之急務收採二邊才能置諸當任責之銓部而不能則責
之大臣責之大臣而不能則人主自拔之使避裔之地變為鄉
士之鄉可以無憂矣

專尚門閥我國之痼弊國家知之而不能革也如文臣始出身分屬四館此仕宦之最初路脉也天下之事不謀於始無奈於末矣若於不論閥閱惟視才器則何憂乎世卿之有譏乎四館者承文館主年少聰敏成均館主老成宿德校書館主博古通今弘文館則余不知也意者通經達理之義乎此 祖宗朝立法美意其間何嘗一毫容閥閱意息耶今宜申飭每榜出不問高門寒族以三十以前屬承文館三十以後屬成均館然後大臣重臣合座閱榜額通經達理者圈博古通今者點數其多寡而圈屬弘文點屬校書如今堂錄樣許其名宦無所闕阻其無圈無點者輪次八侍經席親視其才如有達識出類者特命移

屬弘文校書二館其二館之員如有魯莽下劣者亦特命移屬成均承文又或不通句讀不堪供仕者別加罪黜如是則人自知勵而閥閱之陋習可變矣

城主

東漢張湛好禮告歸平陵望寺門而步至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執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此朱子所取也今之居于鄉者待其邑宰極隆重雖身他鄉而先墓所在則必稱城主即張湛之遺意也余居于鄉主倖或躬枉臨之不得已造謝非公事而至於偃室疑若犯分賅禮大夫有賜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必往拜其門孔子

有暇無之行而孟子釋之曰陽貨先安得不見如使大夫而先
焉其往拜也宜然且今俗以不見也宰為倨往往有橫逆世無
子游之賢惟以古道自處難矣居鄉者慎焉然孟子居鄒季任
為任處守以幣交受而不報居平陸儲子為相以幣交受而不
報他日由鄒之任見季子由平陸之齊不見儲子為季子不得
之鄒儲子得之平陸也雖守宰之尊不肯躬往而但致問遺者
宜亦以書致答不必往謝或不得受於家者禮有其文矣

飯饌有量

聖人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言惟酒如此則飯
饌之類必有常用限量矣凡市沽不時不得其醬之類皆不食

大抵不出於食無求飽之一句義故曰志有在而不暇及也國
家制大夫祭式極簡既闕圭田家祭之豐約無定據是而慮終
宜如此為斷祭先猶如此况自奉耶故余居常定為式凡朝夕
之供飯羹之外一肉一菜貪可減而富不可增子孫宜世守之

大報壇配祭

大報壇者所以報惠也壬辰之禍非大明無以再造此萬世不
忘之恩也天子而祭於諸侯於古無考然明既國以宗廟即墟
設有其子孫為庶追遠有誠則不容不祭與臣子等也禮雖先
王未之有可以義起者此之謂也當時東征之功宜以石星為
主將士則宜以李如松為元功此則余別有所論不可不祭書

云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泛與享之夏官司勳六功之中戰
功曰多書於太常祭於大烝我邦之於神宗不忍不祭以戰功
也宜遵司勳之例配以提督經理等數人於理為得按通考先
代帝王之廟自伏羲至隋文凡二十廟各有配食今既祭之何
可以無配乎杜甫詩云一體君臣祭祀同此即村閭之私祭而
亦並祀君臣古已有此例矣昔宋欽宗無配林栗議當時臣僚
以身殉國名節最著者雖官品不應配享之科而事變非常難
拘定制時議雖不泛尚論者是之神宗既血食於東方宜亦不
拘定制以有功於東方者配之以著報恩之意可矣雖有天將
非李忠武一人亦不能掃清禮陪臣之於天子無服惟接見者

有總服七月余昔過忠武墓讀其碑天子嘉其功賜都督印綬
而奏功天朝名徹帝聰不但為接見而已則未有不可配之義
諸侯之大夫秩比天子之上士則在李楊之下可以慰英魂於
地下而興國中志此不可不念

紅紙題名

黃相守身嘗曰大丈夫不於紅紙上題名無足可觀黃即翼成
之子也黃不由科目出身故云爾蓋有為而言也徐四佳筆苑
雜記曰國初古風有斯文會者與會者雖達官貴人若不於紅
紙上題名者不呼曰先生而曰大人其俗始於高麗其不熱者
故避之惡聞大人之聲黃相之自歎蓋不得與於斯文之會也

在今大人之稱猶存然黃相謂無足可觀則淺劣如此其相業之無稱有以也 世祖嘗謂吾先祖敬憲公曰守身亦八相卿勿憂不八相可以見矣

鹽鐵論

末俗皆言變法之難蓋變法則或齟齬易敗守常猶可架漏偷過也夫法久弊生弊久必亡雖欲不變得乎國初貢業無藝近時變為大同之賦民至今賴之其他五衛變為長泛差役變為免役安在乎不變但係乎變之善不善耳然民情安於見聞猝遽難動須變之有術方可如漢時鹽鐵論指天下文學之士與丞相御史反覆相難百道綱繆辯者言窮對者完備然後行不

行始漸此最可法如是豈有踈遠中廢之患哉今其書尚在可為君相設施凡例也蓋發策問士寸晷尺紙言固不得已盡矣眾士之間採又不得以詳也又如朝貴會議疑若可詳而言者容易聽者忽過無文跡可憑只是套中伎倆不知局外更有許多見識終不若鹽鐵之為詳且盡也古人之好問而貴實如此

力田科

漢有孝悌力田之薦孝悌固德之本以力田舉人自漢始古者八學而不能俊陞者歸農焉夫勞心與勞力殊等力田恐非治人之術今驗之鄉閭或愚駭不達而能於農功者有之宜若不

可崇用然孝悌亦然其實行有餘者未必皆堪仕進也其可誨

此而棄之耶自唐以下專尚詞科又是每下力田猶有殖穀之功彼詞賦之用果何裨哉人或驕妄頑率而巧於應舉故諺曰方寸之間文與智異囊謂有文者疑若有智能而不然也然後世碩德明智皆從詞科中出故若蘓軾之徒尚云取人莫過於詞科實緣進取無路故賢能君子亦不得已屑為此耳初非詞科為可遴之方也若如漢法開進退之路則賢能君子將屑此而擢置朝列與詞科無別矣愚謂漢法亦無節拍管仲內政農則曰秀民之能為士者必足賴也蓋士之不遇非農無所依歸况無齊之四鄉則貧賤荼農勢也雖周之治世往往有此所謂庶我髦士是也詳其語意必擇士於荼農之間非謂力田者皆

可取也今若別立科條令州郡舉力田之人就其中拔其尤而顯之不以此鄙夷則豪傑將梢梢屑為之而國終賴之矣

監司八朝

栗谷論故弊謂當久任監司其言本是矣治理之不著實由於數遞也宋熙寧元豐間諸道使臣有久至十餘年不除代者勞效顯著則增秩賜金簡慢不職削官奪級乘驛八奏更立赴闕大明之制巡撫官每年一次赴京議事然多以地方有事不果行何孟春言腹裏邊方為限近者三年遠者五年必須一次赴闕親降德音詢問民瘼蓋為治之要在於上下交孚無有壅遏古者巡狩述職各有其禮君臣會同相與講磨必有裨益殷見

衆類斷非無故而謾設書云數券以言明試以功是也民繫于
守宰守宰不數見監司無以祛弊資治監司不八朝亦難施措
千百里寂寥文字如何能達旨意宜為定制莅任滿歲先請赴
闕許之而後行簡其驕衛從容晉接或有事故則不必待期得
請便行刻日往還如是可矣瓜秩久速之期亦準守宰以五周
年為斷可矣凡任少則易辦任大則難辦易則效速難必效遲
今制郡縣猶限五周猶於方伯責效於一周二周之間可乎又
守宰通故以上限二周年與堂下有別此又何義治效之久速
其可隨其官秩而有別耶今之守宰辭朝有或引見然未赴之
官如何能臆料懸斷耶既赴之後雖有百種弊病無由上達此

亦可講者也

筵說

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其過其更人皆仰見過猶如此况無過
耶凡人如此况人主耶君臣際會公言于大庭之上其得失利
病不特近臣皆知必使四方之士聞而詳之苟有過差皆得以
規箴之惟所不可泄乃邇報軍慶耳近世諱言筵說漏者有罰
人懷惴惴附耳而莫敢播將必有細人奸徒操縱伸縮弄其智
巧為國之蠹弊矣明臣范珠上言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
如綸其出如絳二帝三王君臣同心翊贊戎勅使其闕而不傳
則書不得以載詩不得以誦史官無以記錄後世何以考據人

主黜令賞罰如電霆霜雪人皆見聞雖有奸諛無從為計萬一
用非其人行或乖當大臣得以伸論諫官得以抗言今者一坊
不許傳報將使羣下瞶瞶瘖瘖面墻而立賞不知其所泛罰莫
測其所自機闕已發於四方是非獨蔽於目前或恐小人乘此
為壅蔽之計肆欺罔之奸塞下之耳目蒙上之聰明其患非小
也此坊至之論也不可不出為後世之藥石愚嘗曰不但此
也雖經筵講官之語一一傳示百僚其有差謬人得以奏讀論
列則君道益彰士學日明豈小輔哉

納羣言

記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王言如綸其出如綍王天下者大小

貴賤人之所仰見纒脫於口雷動風行粧飾張旺善固光大否
亦難悔易所謂渙汗大號也是言猶如此況其行字一事偶失
人心之向背天氣之灾祥應之幾動於微而勢轉于天下是故
善為國者如遠適之迷路也窮山荒澤歧中有歧差雖毫釐于
百里以謬故既問而審之樵兒菜婦必加詳詰惟恐其誤賴以
直走則受之而為幸使或一錯亦不懲是而遂廢其詢訪之勞
如此故人主既自審度矣而又必使輔弼大臣匡救之矣大臣
至矣必使諸大夫庶士言之惴惴矍矍惟不得於此而或得於
彼苟其有裨矣擇于芻蕘之賤哉孟子論進退人必待諸大夫
左右皆曰賢曰不可而斷焉國人者庶人也彼國人不可人

主何從而知之其必古有訪之之道而孟子云然也庶人猶然
況榮其爵食其祿為陞朝官者耶孟子謂士師可以言則刑官
亦職當諫君也書云工執藝事以諫則百僚皆可以言矣是
以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鼓諫之鼓旅賁之規轂御之箴瞽史
之道工師之誦皆所以廣開言路也夫酒食人所愛也人相見
進而不吝者以彼之嗜之也使人主求言若嗜酒食人亦何心
而不進故忠告之不至以未有嗜者也是以古時諫官不立局
只繫于中書至高麗時尚然為吏部之屬官今制別設司專付
論執然他官皆有越俎之嫌而言路始不廣矣是以官以諫為
名者未必有見識謹正君子居下僚懷抱知識亦莫有上達矣

有或權臣專柄畏忌言議只擇軟熟庸駁者補任則國其危矣
比如竈火前人煬則後人無從見也余謂夫子致仕猶吉月朝
服而朝又請討陳恒其義可推也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
里門庭遠於萬里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
君不聞矣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百日而君不聞
矣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矣門庭有事期年而君不聞矣苟無
術而達則亦終身不聞今宜為定制月朔必受群臣朝凡有官
者不拘尊卑導使皆言受以匭函有懷必陳夫然後主上與宰
相近侍親閱得失其可廢者廢之擇其繫於心者親召其人更
詰其利害或使口陳或與筆札書進如此則嘉言罔伏群策畢

舉矣退濟嘗謂對話不若書札雖蓋簪從容別來必有多少商量者朋友尚然况至尊之前乎今有落黜輪對之規少有違例輒以猥屑斥去惶恐齟齬如何能據其底蘊耶又書或有不能盡言者言出而無反覆辨詰故也此漢之鹽鐵論所以為詳且盡也或題書奏必將多有代述者此亦無害國家但求其善策之至矣曰常何而得馬周亦一幸矣即今詞科亦多容借術世不以為嫌何哉詞科借術屬在其人之榮落恃理大矣書奏借述得其言而忘其人亦足矣苟其大裨於國又不可不以爵賞導之唐世上書拜官極多與科目同苟患其代述召至殿庭使識務之臣以文字辨詰一如鹽鐵論不憚繁複則言者得以盡

其餘蘊而他人怨患非所慮矣若然比塲屋得失豈非相懸抑又有一事塲屋問以治道其但尚文詞及陳腐者去之取其論列者每名致十餘人于殿庭如右例一日之間反覆三五次其言不窮然後放第必有得人之實今之殿試是著落

職吏

白晝劫賄曰強盜孟子所謂禦人於國門之外者是已今之治民者公肆剝割殆有甚於劫賄即萬章所謂取之於民猶禦也然見劫賄必曰執殺見贓濫恬然無恠何哉推其心苟使匹夫而無財也則必將攘臂奪人者也然彼被害者不過若干人至於貪吏為守宰則毒流一郡為方伯則毒流一方此朱子所以

怒形於色曰大字面配去至於鄉相黷貨無厭國之為蠹又何如哉皇明霍韜之言曰贓官入京餽大臣賄銀千兩在外剝民錢數萬矣武臣餽大臣賄銀萬兩在外剝軍士骨血數萬矣蓋嘗私取百倍之賄惟用一倍之利餌啖大臣買售群譽結為應援曰得陞擢或緩考察必得保全此剝骨之言也此而不治國未有不亡也如人少壯之時不肯保蓄恣情嗜色精血既竭四百四病迭見交侵綿息床箒雖欲齧指懺悔有不可得矣緩縱贓法使民失所者必無善後之圖矣如國初申文忠叔舟之子高川君澣以奴婢事罪死近世宋枏者為造紙別提用咨文紙一張造妓妾剪帽受刑伏罪錮及子孫又如姜籀蔡衡俱是名

官忤於權宰噤聲官以受賕論啓其行賄者至死言二人之寃然囚繫三年累受刑訊先朝法禁之嚴如此今之世一為守宰輒潤屋饒庄或御史發贓百道伸白朝八覈章暮擁冠蓋以耳所覩記不見有一人帶贓吏之目無乃舉一時滔滔是龍黃之廉謹耶吾未知信也

李大溥

眉叟許相撰姜復泉鶴年碑云講中庸於李大溥先生李即庶孽而精通經學為童蒙訓導多有成就其來學者嚴其程課叙其年齒不計門地貴遊子發怒鬪爭李乃桑歸曰吾自幼受業先生長子未見如今日風習口尚乳臭已分明黨不識一丁先

評時故非其黨類雖大官必斥名慢罵貴賤皆服綺羅此豈長
久之道吾為斗祿遲回不去必罹大禍其明年癸亥策請杜之
勲而國步重新人謂李有先見如此輩宜表而著之

見竹泉閣語

江都王建

漢江都王建欲人禽獸交而生子令宮人四據使羝羊及犬交
之此千古悖亂之極如我朝燕山君之未廢設木柵於郊置雌
馬數百頭於柵內又放牡馬數百觀其風交群馬蹄啞鬪鬪拜
振山谷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亾即與漢建狂昏差等耳雖欲不
喪得乎此事史筆所漏故錄之

讀誦課程

魏鍾會四歲授孝經七歲誦論語八歲誦詩十歲誦尚書十一
誦易十二誦春秋左氏傳國語十三誦周禮禮記古者讀其經
而畧其註與今人別孝經歷三年詩歷二年而書只有伏生所
傳二十八篇其夙慧者恐亦不難十一誦易稍難而二十三
之課尤不易矣然勉力不怠或庶幾焉此古人課程所以為得
而非後世之可及今人必註與經並從費年月余知之而亦不
改矣司馬氏居家雜儀七歲誦孝經論語八歲誦尚書九歲誦
春秋及諸史十歲誦詩禮自是可以讀孟子荀揚子博觀群書
比會所誦較難古人必以此為例其功用勤篤可見通計孝經
論孟及易詩書禮記周禮春秋左傳為四十七萬四千九百九

十五字日誦三百字則歷四年又三分年之一而可畢矣又將兼者註說及諸史則須添數年之功而程朱浩穰文字人不可不熟而我國又添建溪集若本國史不能者見譏心力安得不竭

什一賦

古者田有三等不易之地家有百畝一易之地家二百畝再易之地家有三百畝其沃比於瘠二倍矣後世地狹故田不易而有高下之別我國度田凡有六等六等之於其大小實四倍也一等者必於三南水田膏沃之地有之余曾驗於薄土種一斗稻其收也不過十斗沃土種一斗稻其收也或至六十斗類若

有六倍者然三南以移秧為度而抑秧甚疏故其播種之地比移秧之田大小三分減一則其移秧二斗地可敵播種三斗地以其地言則其實四倍之矣旱田不然其收極不過二倍三倍而止耳至於賦稅束十為負負百為結而六等十束之地大約可播一斗束者禾秉也一束禾可得穀一斗則一結而得千斗矣千斗可舂米四百斗而今之惟正之賦一結但貢米十六斗則實為二十五之一若言十一則必輸四十斗方備此數也然此只計朝廷之經費至於郡邑雜賦不在此例且運輸納言贏費許多故民之所負恰滿十分居一此國有輕賦之名而民輸什一之賦也夫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聖人百分商

量以為不如此不可也聖人豈不欲取於民蓋寡哉既有城郭
宮室宗廟祭祀幣帛饗飧百官有司則雖欲輕於此其勢有不
能也二十而取一猶譏其貉道況今不滿於二十之一耶是以
仕於朝者祿不足以代耕惟賄是資不如是將無以為生故悠
悠成俗行者不憚見者無恠而民生益困矣今若定為中正之
賦必以十一為斷然後郡邑無雜賦但增俸而足用則民貢依
舊是什一而國八比舊制不啻倍數以此頒祿方可以責吏民
之廉隅其實國用裕而民貢不加矣蓋井法廢而富益富貧益
貧朝貴豪橫田連阡陌平民率無立錫之地其所耕作不過致
力於富人之田竭作於春夏而秋收僅得其半國之加賦減賦

貧民不與焉雖使百取其一何益之有哉故官家之惠優於三
代豪強之暴酷於仁秦為取其半也寧不若取什一於富人而
寬優於貧民之無告也或謂如此比舊不過增數倍有餘猶患
國用之不足然用財之道不過曰食之寡而用之徐朝無倖位
則食者寡矣量入為出則用者徐矣既賦什一之數而用不足
者苟非冗官之衆則必因耗費之濫隱漏之多也今也域小而
郡多事簡而負衆此皆可刪也郡以百里為率則方千里而百
郡矣我邦提封不滿於方千里者二則郡二百而猶過況三百
有餘乎內而剩局冗員亦駁宜量財之入減汰就中至於許多
虛費一切樽節豈有不給之理夫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財有

財斯有用然而不給者即處之失其道也

保甲

編籍民戶彼此詰察防容隱奸宄曰保甲此王介甫新法之一而當時以為弊病者也然呂中之言曰保馬戶馬可罷而保甲之法因其已成教閱以省兵費獨不可乎此則非法之不善即行之不能盡其道耳此亦出周禮地官比長各掌其比之治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竒邪則相及黨正則四閭為族八閭為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罰慶賞相及相共此行之天下而無害者也明道晉城之政亦述此而當時訟共稱善何哉治民如治馬去其害馬者然後教方行而民生亦遂若使奸宄盜賊任其容隱

必有多少受其弊也如之何置之賈誼之言曰民貧則奸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地不著地不著離鄉輕家民如禽獸凡為不善者多在離鄉輕家之徒假使東走西徒如鳥如獸雖有法何泛而率之哉孟子曰死徙無出鄉此其樞窾也人主御民必須務農自養非大不獲已禁不得遷移不著別立相保之法籍記其泛某地來向某地去以為驗其無跟脚來歷俾不得容隱犯者比閭受罰此熄盜之要也盜熄則良民安於作業營生其可緩耶且兵出於田賦古之道也士出於丘乘之間相與習熟親比無事患難賙救有事信誓赴戰其團結之固如此若使鄉兵畧倣伍兩卒旅之制各就里中逐戶編行擇

其材力者為長為師蠲其庸調雜役使之限年準備兵器其難辦者官授之以農隙相率肄技秋以閱武厚賞其才能拔類者賤隸則官出價免為良丁良丁升為隊長哨長隊長哨長亦方便升位而施賞如例則兵練而事濟矣聞今之遼陽戍卒謂之上下取其不上不下之義團結鎮守康熙字典載此字其制亦小司徒之職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惟田與追胥竭作追胥追寇賊也竭作盡行也其防盜之密如此又別立制其有打劫寇賊能用智計兵兇擒獲攘逐者或官或財皆有定式惟民之願欲則可使鄉閭帖靜而武備對興矣豈曰少補哉

人情國

東方素稱人情之國謂大小事莫不由賄而成故凡貢納物件非賄不成謂之人情故諺云進上串穿人情滿馱此謂私賄反重於公獻也是以民生之困瘁國政之乖謬職此為弊無貴賤智愚亦莫不知之而未有留心革去之者豈非咄咄怪事昔漢靈帝時作列肆於宮中好為私穡每郡國貢獻先輸中署名為導行費謂所獻物之導引也中官呂強諫曰所輸之府輒有導行之財調廣民困費多獻少奸吏因其利百姓受其弊書奏不省未幾天下嗷嗷黃巾起漢遂以亡前轍可鑑今日之導行人情日甚一日高官大吏狃以為常其不及於閭官遠矣

錢害

民庶則富之富民之術非必上出財而益之也其要有三務農也尚儉也禁奢也農以聚之儉以節之又為人占奪如何不富務農存乎抑末末之利繫乎輕貨移轉故粟布不若銀錢之便銀貴而錢賤故銀又不若銀之尤便也自錢之行民倖一坊之利或多捨耒遊市農受其弊矣尚儉存乎禁侈凡服飾嗜好之具遠近細大之供亦莫若錢之便隨意而任聚觀效而相高竭智盡力不得者為恥且日用之間時有無錢而不能致者也不能致則其勢不得已節約矣其有錢者盍酒豆羹逐手耗散故人之言曰錢為妖物為其虛費而不覺也財之虛費民所以貧乏也禁奪莫如防制豪橫豪之作奸莫畜錢牟利農利不過於

倍而有豐凶之不同商利雖多屢患折閱都不及歛散子母不勤力而坐致厚利故閭巷措大閉戶笑緡俄致千金財非天降此益則彼損民如何不貧春而貸錢得米不多而秋而償息賣穀費廣駸駸滋長賣宅輸田殫窮乃休故民戶之破落八九是息錢為之也此錢之妨治也

民志趨向

史云魏武好法術而天下貴刑名魏文慕通達而天下賤守節上之所造民志趨向如水歸下不可以遏矣屠長卿曰以符之曰當塗好趨奉則爭媚色軟語嗜奔走以進當塗好財貨則爭輿金鞏王納賂通賄以進當塗好道學則爭寬衣博帶趨

尺步聚徒結社高談性命以進當塗好佛老則爭泥涅羽化虛
無空寂機鋒玄辭飾有道氣像以進當塗好功名則爭談黃石
素書五兵三畧攘臂請纓東征夷北討虜作英雄面孔以進當
塗好簡朴則爭弊車羸馬鹿衣糲食內或多慾外示清真以進
當塗好詞賦則爭談雕龍繡虎人懷寸珠家藏片玉握管函牘
以進見貪婪饕餮者得利則不羞以身為溝壑黃昏閉戶白晝
攫人攫擾熙熙有同牙僧見清潔介特者得利則麾斥問遺訐
首筐篚矯亢詭激始立名高而徐收其厚利見建言者泰山北
斗位望隆赫則脂韋而效董桂軟曲而勉骨鯁伏闕陳言犯顏
批鱗冀得一嚴譴而去淒涼一時蒙華無已此卽憤世之言而

要亦有近之者為人上者所宜猛省

荒政

嘉靖八年林希元上荒政叢言救荒有二難得人審戶難有三
便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垂死
貧民急飢粥疾病貧民急醫藥起死貧民急湯水既死貧民急
墓瘞遺棄小兒急救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糶
糶興功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禁侵漁禁攘盜禁遏
糶禁抑借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戒遲緩戒拘文戒遺使屠隆
鴻苞有荒政三十條宜賑濟者取考其言曰聚濟不如散濟零
濟不如頓濟熱氣燠蒸疾疹易作群居露宿棲泊無所為害不

淺必也委賢能僚屬及鄉官之良富民之有德行者分頭散給
而正官為之摠管稽查可也令飢民僕僕馬奔走日領一日之
糧既費且勞得不償失不如計一月之糧頓以與之令得家居
安食也此最見得今之官糶每諉諸窮民得多則費多此些與
之或官府稍遠者身常道路耗費更多咸願頓受官府不聽者
無他胥吏輩侵蠹之利惟在於頻數有事得以售其手段貧民
者多不覺此矣

詞科

流俗之言皆曰詞科取人名臣碩輔不患乏人何必他歧自蘓
子瞻已為此設無他上之所造如風尚草莫不屈已厲志祈中

其意向故有才有德者兼通文詞非文詞為可以得才德也假
使博奕取人亦然才德者未必不精於博奕若以博奕進而謂
此是得人之路則可乎今之文臣或多有射御不違者若又因
逆武以文果何如哉其弊病非一端才德詞科終非一物有有
文詞而無才德則得非其人一也亦有有才德而無文詞則彼
詞科何從而取之二也亦有卓犖非常之人不屑於此故雉兔
之置不掩獐鳳魚輟之網不絀神龍三也雖有文詞未必為有
司所識拔者亦多四也屠氏備言之矣然猶未也士大夫生子
知覺甫通先授五言事事心銜勤不脫雖有才分智剝換而
無所用之也况鄉閭之人遠於京輦典籍未繁知見未廣習

俗氣像何能庶幾於都人耶是以詞科榜出京輩貴遊十居八九若曰才德之生必於京輩則奚可哉

仙佛

幻眩之術自佛法入中國始也三國時左慈于吉之類極是惟誕明承胡元之後胡與佛同俗故周顛仙張三丰冷謙之徒不啻紛紜如佛家如來現象都是貴弄說法指鬼鬼現幻象其理卽然亦未必真有淨飯真面在是也山魃木魅匿形變態雖神呪慧眼又烏得以究詰哉余謂不是緇流欺世其實魔欺緇流耳又如仙家鍊氣延壽則有之矣至有千萬年不滅則無是理凡百形氣久則無不變寧有與天地同長者乎特有久速之不

同矣嘗試思之一冬一夏寒暑迭嬗一晝一夜明暗互換此但地上事在天者無此凡在地上生育者莫不稟得寒暑明暗之氣與之盛衰故其短長差別而未有恒存之理若使鍊成蟬蛻追忽青冥容或有之此不過同乎遊氣飛揚上下而已又安得保有地上聚之面目哉然則世素稱安期生呂洞賓之類亦莫非鬼魔欺人焉

七克

七克者西洋龐迪我所著卽吾儒克己之說也其言曰人生百務不惟消積兩端聖賢規訓總為消惡積德之籍凡惡乘乎欲欲本非惡存護此身輔佐靈神人惟汨之以私始乃罪侃言諸

惡根焉根伏于心而欲貴欲富欲逸樂此三鉅幹勃發于外幹
又生枝欲富生貪欲貴生傲欲逸樂生饕養生淫生怠其或以富
貴逸樂勝我卽生妬奪我卽生忿此七技也貪如握固以惠解
之傲如獅猛以謙伏之饕如壑受以節塞之淫如水溢以貞防
之怠如鴛疲以勤策之妬如濤起以恕平之忿如火熾以忍熄
之七技之中更多節目條貫有序比坊已聞有吾儒所未發者
其有助於復禮之功大矣但其雜之以天主鬼神之說則駭馬
若刊汰沙礫抄採名論便是儒家者流耳

魚鱗圖

洪武二十年遣國子監生等徃各處履田畝而量度之圖其田

之方圓次其事實悉書主名及田之四至謂之魚鱗圖冊百弊
始絕其詳雖不可考蓋遍圖田形如今邦國地圖比諸郭詔千
步方田法尤見完備邦域雖曰許大今國有各道道有各郡郡
有面面有各洞各坪細統於大大為全圖細為各圖洞坪若又
有許大分為各圖惟其便是從其有丘陵墳衍川澤不食之地
及陳荒不墾者悉皆無漏依算法各種書其濶狹長短又於總
圖上書其從某至某為幾尺而中間各田及不食者隨其長短
悉書之相準無差又其四至必書第幾田若山若澤皆如例如
此則豈復有隱漏之患哉今之檢田歸補優惠從其奸濫以之
賦役不均由是而國八縮小弊流於無告者甚酷今也田形只

用四條四至只記人名所以難覈也孟子豈不曰仁政必自經
界始也乎天下未嘗無良法輒為擾民之說所沮亦無可奈何
耳後考小司徒地訟以面正之註謂地訟爭疆界者面謂邦國
本面然則此法已具於成周之世矣

遠慮近憂

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東坡釋之云慮不在千里之外者患
在几席之下夫人之未動只用容足之地容足之外艱若無用
其動在近者足蹈之外又艱若無用凡人不能無動其在近在
遠皆未可知故才動而便出容足之外矣又不能止於近則千
萬里之外莫非履行之地此豈到頭之慮所可辨也如時之寒

暑理之必有寒暑暑爲人所不可闕皆須預辦方可免寃之一
或放心俄必見目前之急家務尚如此况國事耶人臣職任恒
患數通苟且撐度多無經遠之備撞著事端輒有切近之憂所
以無成余子俊曰人臣事君當使盡力即近且小亦須為百年
之計此實經歷有驗近時有一宰臣云事無一毫可以放過者
放過處必有患亦子俊之意也今之守官莫非奴僕相拄卓高
漆盃滿當路置兜卓高則墜盃滿則溢當路則蹴本非已有故
毀傷無惜也故事所以日非也

倭知守城

倭知守城倭地如琵琶形尖頭向西凡自東而八者皆由此故漸

之力不分也東北無外侵之國而又設蝦夷廣漠之野非可憂也其置鎮也大將居中偏將居外設有師敗中權自在制命依舊不比我國之北兵營臨邊無援也其守城也下廣上殺使不得緣而已雖衝擊不可毀圮也不比我城之斗起易崩也故攻之實難而自古無被兵之患也又如壬辰之亂先據平壤城至天兵東援却於城內多作土窟雖至於城毀門開騎步攔入猶從土窟中放銃九窟堅不易破北來士卒多死傷以其乘勝勇銳而不得斂軍退休此巧於守城者也宜兵家之所審

直搗馬島

世傳元均率舟師轉戰風濤出洋外距馬島不遠均艱難收回

下陸而死惜其不能乘虛直搗其根本也壬辰之亂日本皆空國而來苟有援兵用孫贖之策急勦馬島此最奇計雖不欲飲避得乎當時皇帝勅諭有曰勅東南邊海諸鎮並宣諭琉球暹羅等國集兵數十萬同征日本直搗巢穴我國何不曰天朝意而申請乎如此則費力少而收功多矣壬辰事實由於馬島主平義智德惠而成島即海中撮土若致一枝舟師而我國為鄉導則殄滅甚易縱不能全勝渠亦何暇於外番耶縣監邊應并死於熊峙之戰前數日上疏曰賊數千里屯兵非三十萬不可其國必空我舟師可得四五萬使風揚帆直搗根本餘必自潰朝廷不能用國人亦有計及此者矣

提督不知兵

平壤之戰城毀門開軍威已振而餘賊死鬪兵法死地無攻則
歛兵退休亦宜矣然既開走路而袖手縱歸何哉孫武之言曰
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闖意曰以擊之
雖衆必破是時隆景在京城行長恒恟無謀包頭逃生設伏而
邀之蔑不勝矣比如轉石因勢而推之雖衆易動京城之賊宜
在破竹之中復安有碧蹄之劍不比之菑使之收撰禘魄安穩
得行與隆景合更煽餘毒李如松於是不知兵矣是時我國雖
曰創殘見兵尚衆惟政僧軍亦許多臨陣出奇待乎提督然
積威燻灼不敢出氣措手惟歸咎於外人至七年結終之後始

乃粧換成說曰某智謀而某壯勇炳煥於宣武勲策豈非可惜

大邦人物

宗班某為余言嘗隨奉使者入燕有車子胡姓者日久相熟其
人亦心懽或不責車錢聞其第方為刑部尚書謂胡曰第貴如
此兄何以作馬前卒耶其人奮然怒曰我以備為好們肯相許
可乃反如此說耶吾第雖貴死生懸於人不知明日果何如吾
持一車走得錢而飽行住自在以終天命不以此易彼何視人
為淺之丈夫哉其言要非齷齪人安知非季主之類隱於抱闕
也耶此可見大邦注注尚有人

忠臣殺身

人之將疾必不甘魚肉之味國之將亡必不納忠諫之言吳之
將亡先殺公孫聖百濟之將亡先殺成忠當其諫君先言未顯
之迹上所昧昧而莫之見故不徒不聽又從而戕害不惜從後
世觀莫不怪而歎之之不足在當時聲勢光景必有可以迷惑
是非之真者史家所著只舉一邊議論其許多掣東閃西混真
眩是者都沒焉人主雖昏豈不欲國存而子孫長世耶然而取
此去彼者實為所審擇失宜也此前車覆而猶有後車之不戒
也後之人辟患不詳畧據舊史輒為之興歎者皆未必不拜蹈
之也家居又有可況者畜犬所以防盜也犬吠非有私意也中夜
聞吠主人出而伺察或不見影形則未有不怒犬者也有人雖不

及知而犬獨見之故人怒之而猶不停吠則又不免毆而擊之
殊不知靜而息之從其吠而察之則其迹庶幾可得也余每驗
之無不如此者於是知公孫聖成忠之見殺無足恠者故曰忠
臣殺身不足以存國徒使人悲之念至此令人於邑

諫官兼帝

別設諫官而言路塞此通議也孟子曰我無官守我無言責言
責與官守異職耳余謂官守如邑宰之類言責如左右近君者
也故辭靈丘而受士師而謂之可言士師刑官非別有言責之
任可知雖然行之既久粹難改革則有一策今之兩司官謂之
通清既通清路常帝此銜雖為庶僚出為郡縣使之常帝此銜

而言責在身國有利害隨見封章以為已任庶幾少補耳

微官無辭

退溪荅金而精書云今世大官有辭免只為文具亦無有因辭聽許之例小官則並與例辭而無之如獨出眾為之非徒無益於辭職必有好名犯分之謫有無限不好事况為親當仕則其辭也非實若不欲仕微官之際豈必辭而後不就耶蓋雖微官除必由君其辭亦必該曰啓達然後許之安在乎無辭例耶昔蕭齊謝眺告其妻父王敬則反狀眺以功遷吏部郎三讓不許中書起眺官未及讓祭酒沈約曰近世小官不讓遂成恒俗謝今所讓又別有意夫讓出人情豈關官之大小耶觀其語意亦

非法禁使然只是官小事微不欲煩聽耳既成同風何可猝違

先蠶

先蠶之祭不知始於何代今儀禮續通解闕焉既有先農則此亦恐不可廢者我國五禮儀祝云告于西陵氏又不知西陵氏為何人據後周之制皇后乘翠輅率六宮三妃三嬪音代婦御媛御婉三公夫人三孤內子至蠶所以一少牢親進祭典先蚕西陵氏國制不過遵此也然周禮天官內宰享先蚕而躬桑註云先蚕天駟也與此不同未知如何夫天駟者星名與先農后稷之義有別駟者馬也月令禁原蚕為其傷馬蚕與馬氣類相近故其喙似之本草云以蚕拭於馬齒則馬便不齧以此故也

祭于天駟其亦取此義耳又按事文類聚引于寶說祀苑廡婦人寓氏女之尊稱先蚕者也不知所謂苑廡婦人寓氏者與西陵氏非別人否也愚謂數說皆荒誕莫準不若依通考稱先蚕氏為得

水旱報祭

雩者所以祈膏雨也其及旱而禱者亦稱雩古之禱者桑林六事為感應盛事如後世象龍燒殿之類何益於格天耶蕭梁之時祈雨行七事一理冤獄及失職者二賑鰥寡孤獨三省徭輕賦四舉進賢良五黜退貪邪六命合男女恤怨曠七徹膳羞樂懸而不作今之所舉只徹膳羞獄數事其餘皆不施行不及遠

矣今之四門祭祭即久雨祈晴之祭也周禮黨正祭祭註云雩祭水旱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祭之山川之神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祭之然則祭不獨水旱其霜雪癘疫之祭亦稱祭也而近世所行只是祈晴耳古者祭亦為壇位如祭社稷其祭於國門見文獻通考凡水旱之禱既雨既晴莫不有報祭朱子大全有告文可見以理推之禮當如此也其兩止祝辭云惟神降祉應時開霽謹以清酌小牢粢盛庶品用薦於神若得雨則報用太牢今闕焉可歎

奇拜

朱子曰古者男子拜兩膝齊屈如今道士拜杜子春註周禮奇

拜以為先屈一膝如今之雅拜漢人雅拜即今之拜是也東人之俗尋常相見奇拜成俗不然衆必譁矣然禮疏云奇拜禮簡不再拜如今常朝止一拜士夫不相見或有同四拜者常時則止一拜見長則一跪而已然一拜之禮其來亦久矣

义手

义手之法以左手緊把右手大指其左手小指則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右手大指向上以右手掩其背手不可大著腦須令稍去腦二三寸然右手四指皆直則當以左手外臙腕骨下而四指皆用力向外左手食指亦當右手之外踝而四指皆收斂向內兩大指亦交加緊牢用力相撐則自不解此义手之

義也今見僧徒參禪法兩手合掌而兩肱張在掌外其勢相持緊固解墮不得其術比义手尤覺緊急矣然余觀前賢寫真拱手狀左手雖掩右手而右手之指必皆捲以向上畧與抱指樣非四指皆直也如此亦好未知古人义手亦或有此兩般耶精察者必知之

嫁母

禮有出母嫁母之服又有同居繼父之服服之有無以恩也不繫於人之賢不肖也昔程明道之子與章氏俱為王氏婿及明道之子死章納其婦明道曰宜有生為親友死娶其婦者他日王氏餽送皆謝遣玉來欲見其子明道曰母子無絕道然君

乃其父之罪人也愚按母雖嫁畢竟有服死無絕道而生不相見抑未知何如也其失節已是得罪所嫁之當否又何暇計哉然明道所處顧如彼未可深曉

同姓合宗

百世而婚姻不通周道然也然則合族通譜自周人始也後世派流雖別而源出同本則宜與之通譜叙親如會稽黃渥與山谷皆出於婺州之黃由七世以上失其譜以年相望與渥相近復以兄弟合宗其意亦委曲矣然年之長少不繫於世數何可以相望而斷之伊川先生謂同姓相見當致親親之意而不可叙蔭以拜其昭穆相承者雖遠甚必從行第之序不然則叙蔭

之外更沒他道耳

醉侔杖民

人有憂喜不能不為之欣戚常情也時移事過從後回思亦悠悠不足以搭於心也久而忘之與不曾有此者何別哉某郡有醉侔遇醉民杖之醉侔盛怒民甚苦明日人問之侔不知怒民不知苦皆不見幾微色王介甫觀棊詩曰戰罷兩奩收黑白一枰何處有虧成此可以打置煩惱障

晚達

人之晚達古今稱太公近日聞金知事醵八十九始陞資憲階八耆社年今九十四金即故判決事孝達之六十七歲所生子

父子合歷一百六十年凡立八朝也知事始官不過縣監驟貴至此也金而姊兩兄及庶姊庶兄皆享大耋其母夫人壽亦九十其兄嫂皆八十餘異矣李同知震箕七十五登第年今九十筋力之剛殆少年不及近古有完原君權某八十七生廢子至九十二又生女醫士權儉卽其庶子年已六十餘健壯非常人比人或謂晚生子必虛薄夫豈然哉

書院

我國書院始於順興之白雲洞豐基之易東次之近時則稍登名宦子孫貴顯者無不立院弊又甚矣以至於孔子以下配食文廟者亦別祀于閭巷間以滄洲釋奠為諉朱子之事不敢容

喙然孔子之祀國學及郡縣足矣一郡一縣之內處處亭祭無乃涉乎僭瀆况尊以王爵祀以八佾是宣人人而可行者耶退溪謂滄洲釋奠先生晚年以道統之傳有不得不自任者故設此禮而不疑若恒人而欲效顰非大愚則妄也愚亦曰湯武誅伐伊尹放君舜不告而娶惟此人為此事朱子釋奠其義如此

埋廟社主

壬辰之亂有一宰臣密白於上埋廟社主於穆清殿庭而行俄而覺之追到奉出及丙子宰臣先奉廟社入江都亂定或不免缺傷油污幾盡改造此其時宰臣之罪也東平尉日記引此謂壬辰之事似亦有見也壬辰之宰卽鄭相昌衍也余謂廟社

亡即國亡孟子曰社稷為重君為輕安有國尚支存而先埋廟
社耶設或力不能保護至於汚傷之極是天也君子亦無可奈
何復何容心焉壬辰之誤不必由引

趙玄谷

趙玄谷緯韓嘗與人會或引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之語嗟嘆其
生丁不辰玄谷獨云先我則使我祖先當之後我則使我子孫
當之寧我丁其時而有以處之也論者謂達理有一學士者書
未半投地曰掩卷輒忘者亦何益玄谷曰人之喫飯不能恒留
腹中然精英之氣亦能潤澤身體讀書雖忘自有長進之效矣
可謂善於辭令

靖康柔福

靖康之亂帝姬柔福隨帝北行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為柔
福自虜中逃歸遣老宮人視其貌良是問以宮禁旧事略能言
之但以足長為疑女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萬里寧復故
態高宗惻然不疑詔入宮號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資粧萬
八千緡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回始知柔福死於虜中執付詔
獄乃女巫嘗遇宮婢謂貌類柔福仍告以宮禁事也遂伏誅其
終露跟脚亦幸矣 我朝肅廟丙辰有僧處瓊者自稱昭顯世
子遺腹子其生時母姜嬪手錄生年月日以遺之而匿養民間
云察其書即諺書昭顯世子遺腹子乙酉四月某日生左書姜

嬪字朝廷起之會諸宰雜治之事覺卽原州村氓而有一公
子家婢與瓊通稱爲仙風道骨非凡人子必龍種也瓊聞之有
非分之望又曰宮女習聞宮禁間事而傳會之也蓋姜嬪子慶
安君甲申十月生距乙酉四月終七月而姜嬪非姜氏自稱之
辭也如此類自可易辨古今事寔無窮詐偽益增其或熟諳事
實依佈欺瞞而無此釁鑄則誰得而別之此雋不疑所以爲智
而折其奸萌也

上元燃燈

上元燃燈意者佛之餘俗也西域摩竭陀國正月十五日僧俗
雲集觀佛舍利放光涅槃經以舍利罍置金床上天人散花奏

樂繞城步步燃燈十二里自漢以後轉爲中國之俗遂不廢也
我國必以四月八日燃燈與中國異蓋亦佛俗也或云佛以是
日自母右腋而生或云以是日夜半逾城往雪山八道或云在
雪山六年思道不食至是日乃成三說不同也高僧傳是日以
五色香水灌佛頂謂之浴佛而未有燃燈之名高麗恭愍王十
五年辛毗以四月八日大燃燈于其第京城爭效之貧手至乞
丐以辦謂之效之則非舊俗可知必是因此爲習而不復改也
歟

科場易書

我東試士新羅花節之後復冀學士始以詩賦頌策取進士後

奸偽日滋至恭愍十四年李仁復李穡建議禁舉子挾冊易書
試卷以防假濫此今易書之始也比宋之封彌益密矣然防之
以易書則以易書為奸卒無以有補而徒見耗財挾冊之禁自
古有之 先朝申飭不廢五六十年來不復舉以故舉人務帶
多人紛沓太甚八圍作文不過十之一可歎

光海識體

我國權臣惟國初有洪允成一入其餘進退與庶僚等雖無專
擅之禍亦無倚任之效至於近時末官下士一言攻擊大臣去
國既在具瞻之地安能每事盡善居高任辦大事必有不悅者
衆也構譽巧詆何患無辭大臣體國而其掀動之易若此此朝

廷所以不尊也昔臨海之獄完平李相主全恩之論鄭仁弘之
黨鄭承休者疏斥之光海教曰大臣重然後朝廷尊而國體嚴
以全恩之議目之以護逆大臣曰此辭疾是自毀體而朝廷隨
而不尊此識休之論不可以人而廢言其在宰相則亦不當恐
懼起惑專事規避如此不過司馬安之巧官奈國事何然當斷
則斷不以浮言而或沮毫無放過不以無害而或忽方是不敗
故曰當大任如登高竿膽不大心不細亦墜

備邊司

我朝中古以來有備邊司凡國之大事皆於此議定政府為虛
設癸亥中興功臣皆欲復都堂故事李完平元翼曰中古之事

有由也國之大權人臣不可復擅遂止此李相之失言也若三公無權何以為三公國體之日卑職由於此比如行軍大將如君中軍如相凡軍事大將使中軍行之若中軍嫌之曰軍事中軍不可擅而下與偏裨等列則可乎所以置中軍之意安在宰相尊然後國家尊是謂陞九級而廉遠地也 大明太祖患三公之擅權直廢之使太學士八閤辦事不數世三楊之權太重又何益哉苟其執國命者雖禍集之中獨樂不可擅美耶今之推諉成風未必非備邊司為兆

母憂掌試

勝國之世座主門生之禮極嚴掌試之官視一槁若子曾見牧

隱集有一人得罪於其座主牧老喻之以子之事父至誠哀訴冀或感悟當時之俗習如此李陶隱崇仁亦一名碩然諫官駁之曰崇仁當母憂求為監試試官母死纔踰百日啗肉自若以毀人紀權陽村近上疏論救曰崇仁父兄元具既老且病命在朝夕恤恤然欲及其生得見其子掌試之崇國家重崇仁之才憫元具之志俾掌監試若崇仁苟辭則是知有死母而不知有生父也彼陽村儒術中人而亦為此論俗尚之難脫有如此可慨

奉使貿易

自高麗恭愍朝奉使者多賚銀貨布彩帛無益之物有識者亦

迫於權貴所托故私裝居貢獻十分之九中國人以為麗人假
事大貪貿易來耳及林廉用事其弊尤甚惟朴宜中不齎一物
天子聞之引見加待遂寢鐵嶺衛之議當時一人而已也至于
今時其害不可勝道而言者或以章服旗幟為諉彼恭愍以前
如何為國夫國為貨莫如金銀苟其兵革賞賜勸獎非此無物
交隣事大所需百端帑藏既匱將何處取辦以千百年不毀之
貨盡耗於易敗之彩帛玩好可乎明太祖時責歲貢金一百斤
銀一萬兩當時掃境內無以備數重貽天子譴怒此亦可鑑

三國演義

宣廟之世 上教有張飛一聲走萬軍之語奇高峰大升進曰

三國演義出來未久臣未之見後曰朋輩間聞之甚多妄誕云
云蓋此書始出而 上偶及之高峰之啓真得體矣在今印出
廣布家戶誦讀試場之中舉而為題前後相續不知愧恥亦可
以觀世變

聖廟從享

孔廟配享世世增加今至許多人繼此以往又不知其幾人宜
有揀而汰之據程敏程考正祀典議其最可起者馬融初以貪
濁免官髡徙朔方自刺不死又不拘儒術前授生徒後列女樂
為梁冀草券殺忠臣李固作西第頌以羨冀所謂醜備於一
身如此輩流使天下尊以慕之豈非害義之甚乎凡為經師有

一世之師有萬世之師有補於一世者一世師之可也有補於萬世者萬世師之可也比如人之起家為太祖垂蔭無窮者雖百世不祧可也不然亦世遠而迭祧不可以其為祖先之故而皆祀也余謂東西兩廡隨世益添則似無此理姑依程氏說去取之定為後法用此為例庶幾無聖廟雜冗之弊

鄭一蠹

家兄玉洞先生嘗謂余曰鄭一蠹八智異山三年不出窮極五經知體用之源同分殊知善惡之性同氣異知儒釋之道同跡異其說極可觀以空寂無倫之說比之於吾儒性命之學而謂之道同可乎余考海東野言果然只是究死於士禍人心憤盡

激發並與其生平而無敢容議則又過矣居常不茹葷不食牛馬肉少時入學舍鼯息而不寐同寢者覺之遂喧以為鄭某忝禫不寐蓋當時已有此論矣

貪者士常

貪者士之常士是無位之補士何以不貪夫無財曰貪士者非農也夏畦艱難本非所堪况農之利不過數倍而苟無見田耕他人之地餽祗恒窶不特貪而已士而有財者三或先祖樹業貽後也或料理取贏也或非理奪人也縱有先業有子女分占有昏喪費竭也有減而無增焉牟利者不獨秉心誤入又非讀書可以並行也心不可二用八此則出彼書不可不讀則利必

歸於專心必不委諸白地上待我之來取矣此劉伯寵所以晚
營什一而為鬼所笑也若夫不義之物不但吾心有所媿取必
有患害隨之所謂其富也然則士何以不貪貪則不惟朋友疎
棄婦妾先加誚讓不惟他人之賤惡已心先自猥瑣故貪必喪
志此不知常之患也故曰見深則憂淺識遠則患浮常而棄之
何所不至昔者仲由緼袍不恥曾子曳履歌商守其常而已

胥吏陞黜

人之恒言曰國政止於三日胥吏終必喪邦蓋官無久任於府
中事寔不曉解一委於胥徒而修廢在其手也此又聞之胥吏亡
國亦已事也大小官莫不以私累愛憎黜陟之輒以僣從生

乎補缺且鎮日奔忙於使役而於府事都無交涉國事之每下
如此蓋胥徒亦庶人在官者非一即僚所可進退者也麗季我
太祖回軍之後始復銓選法有曰府吏胥徒皆著其年月錄其
功過每於歲抄陞黜謂之都目故自辛禡幼年卽位權奸竊國
官爵一歸私門都目之故久廢至是追錄其勞仕者大悅然則
胥吏之任亦在都目之中而與庶官同例今縱不能如此必須
錄其功過至諸長官合坐之時商量其輕重而陞黜之庶其得
之矣家兒云諸司各有生徒積久歲月講習府中事等其高下
以次陞補可也其言亦有理

殺人法

人之所欲莫甚於生所惡莫甚於死故其寃憤亦莫甚於被殺
殺人者死法之最先漢之三章箕之八條必為之首然官長枉
法而殺則不敢報豪橫縱財而菑則不敢報且死不可復生而
貪民多以歛埋為患官吏痕覈之際需備盡產故受賄於仇家
而故脫之謂之私和子弟而不報父兄之仇敗教莫大也雖官
長用刑誤殺亦宜量其輕重而處之刑固不當廢微罪枉死豈
不痛寃縱不可償命殺人父兄獨不可錮廢終身耶至於民之
相殺者宜舉恤典優惠奠埋諸需俾不至盡產則所謂私和不
待禁而絕矣此扶世教之一端

先毆者出錢

凡民庶鬪鬪者各自是已非人故官長如欲別其善惡則爭端
益起不如兩治之雖使有是非之歸非者固非矣是者獨不可
忍之耶畢竟兩非矣宋鞠真鄉守潤州有毆鬪者本罪之外別
令先毆者出錢與後應者小人斬財兼憤輸錢于敵人終日紛
爭相視無敢先下手者周禮地官調人先動者誅之鞠真鄉亦
有所本也此熄鬪之巧術出沈括筆談

蕩平

洪範云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
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建極之道卒歸蕩平蕩平之要莫
如禁絕偏黨偏黨則反側蕩平則正直然中人以上可以言喻

中人以下惟在利導不然終不悅而不繹泛而不改夫趨利避
害人物之同情燕趙共舟殊性別氣而其所以防患則智力均
齊者利害同也夫婦居室異姓各習而其所以治產則志慮無
間者亦利害同也苟使公朝之上大小臣隣一心共貞如燕趙
之共舟夫婦之同室其為蕩平於是至矣或者一寵一踈一樂
一苦不能普遍於富貴貧賤之間而徒區區費力於空言之誨
無實之責欲其舍功己之利害泛他人之愆患亦難矣故曰皇
建有極極者棟也一室之間惟棟最中其餘柱榱椳楹之屬莫
不仰棟為之用焉極或小偏其一東一西之間必有欹側漏滲
衆材以之傾墊極亦隨以圯矣雖然若唐若宋廣設科試遴選

已繁其規規於希榮望寵者滔滔利竇惟一而鑽八百身又何
以博施而無怨乎其一進一退極或小偏王道所以不成也後
世黨禍蓋曰設科頻以取人廣也既覺其然從今日鐫減此路
猶言三年之艾然國家稱慶數而慶必有科科與慶何干登榮
者數人而千萬掩涕何謂同慶况得占者莫非貴執子弟而四
方不與耶此如建極不於中而望屋之不傾也

南樂泉疏

南樂泉九萬疏云武后至無道也至將死之年猶曰思得一奇
士用之陸贄稱之曰累朝賴多士之用今朝家雖有別薦之規
不過蔭仕三司宰列皆用科目式年只取口誦不可無更張四

書外詩書易春秋分屬于子午卯酉四式年為四書一經之講
則誦讀之功省於能文之士必多入選宣無大才之間出乎議
者以為如此遐方孤寒專習誦經者必落莫夫設科本意在於
得人不當為遐方慰悅之地輕重得失豈不懸殊乎時議以廢
舊制為難遂寢愚按此說見得分數其諸經分屬之說亦良是
今兼誦七經故士學益就魯莽若專取一經則又必趨於簡而
廢其餘分屬則力優而學博矣然科試立落取決於文詞之間
終非得人之道若曰詞之不可以已則若已卯賢良科方始可
行我國惟已卯在焉大明之制初赴省試者莫不如此矣且詞
科乘人之不知合百家瑣語以為題目舉子既不可以盡知則

不得已為類彙挑忘之資而不暇致力思索故畢竟都無見解
此非士之過國家使之然矣楊萬里云孟獻子有友五人孟子
已忘其三周室班爵祿之籍孟子已不能道其詳則孟子亦不
能中今之詞科噫今日書籍之廣博比孟子時何如以有限之
記性寧有包括無遺之理國家責之適廣則士習益趨魯莽如
式年必誦四書三經凡此七書理無盡故截斷註文專心音
吐而善誦者魯莽益甚雖選何用又至於今日專以賦表箴銘
取士則又不唐每下矣科式必決於一時得失所以無培養之
功今如藥泉說以四書一經為式輪回試士比今制不是優矣
賦背誦終無所補不若易以墨義墨義別有說不贅雖賦若不

盡廢取辦於一日者則闕闕貴遊必將冀幸於此而彼費力之士縱使得之無所售於世矣於求財何補乎所謂不當為邀遠人慰悅者誠是矣然天之生才不以遠近有間特人邀遠之而不取也人既不取生長於不文無獻之鄉其不能與京輦較勝亦宜矣若定為式凡取士之額八道皆有定數如今之發解則顧何別於京輦邀遠哉既取之後三司宰列惟視其人之才識而不以邀遠枳廢則文彩力量獨不輩出於邀遠之人不及京輦亦朝廷之過也必不得已則有一說誦而無文文而不誦均之為無用不兩合之終非為善法強以合之畢竟歸於前套今殿試之規一無黜落豈立制之始意耶額數既定故耳若會額

添若干人至殿試不能者見黜則誦讀者必無文詞魯莽者不得與而邀遠之俗亦稍稍有變今之初試其始意亦豈不美乎以不能兩兼之故也然添額若多製述為重京輦者占奪而邀遠稍稍不得與今之式年增廣之規額滿三十三人大慶則四十人以此為式每四十人而取三十三人則見黜者七人此以誦讀為重而只汰其魯莽其殿試用大典相去六尺之法代述不敢售矣如是可傳遠而弊少矣又以誦讀為初試則邀遠之有才者必悅樂矣初試之選以文詞故科場紛鬧偽濫得與也初選宜取專經者每四年而易其經無過百人則士得以輸力而浮末之習可變篤學之士可勸也四年之內不設他科則

其不得選者又可以得暇為學今之士風不過朝奔夕走茶飯
剽竊不知老之將至矣又若初試額多偽濫者圖占而士不勤
學矣恨不得與藥泉相發難也然藥泉秉政亦久未聞擢一士
於遐遠置之顯仕者是宜當時遐遠無一人在乎曾聞藥泉拔
武士一人於北地付邊閫遂有北九萬之誚時尚險阨置不言
藥泉之所識卽一武士而止大同之俗有不能違者如此夫

